

我们坚持什么？

李洪林



2 024 1125 6

我们坚持什么?

李洪林著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我们坚持什么?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 印张 46 千字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 册

定价: 0.21 元

出 版 说 明

我们选编了李洪林同志写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五篇文章，取名为《我们坚持什么?》，并请李洪林同志写了代序，推荐给广大公安干警和保卫干部，作为政治理论学习的参考资料。

这五篇文章中有三篇已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科学与迷信》一书中，为了公安干警学习的需要，他们欣然同意我们出版此书。对于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支持，我们在此表示谢意。

群众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一年一月

目 录

我们坚持什么? (代序)	(1)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8)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	(20)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	(34)
“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	(52)
领袖和人民	(66)

我们坚持什么？

（代序）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转折点，它结束了极左路线，使中国转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二十多年前，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经决定把工作重心转上社会主义建设。但是，这条路线并没有实现，而是被一条天天讲阶级斗争的路线所代替。越斗越利害，终于发展成“文化大革命”。

粉碎“四人帮”，这才结束了那场灾难。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一些重大是非没有分清，极左路线并未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四人帮”推行的，本来是极左路线，却被说成“极右路线”。因此，大约在两年的时间里，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许多问题都比较混乱。只是三中全会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种矛盾，实现了路线的转变。

这种转变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有人继续坚持极左的一套，他就认为三中全会“右”了。有人甚至攻击三中全会是“修正主义”，说三中全会以后是“逆风千里”。另外也有少量的分子乘机闹事。其中既有林彪和“四人帮”的残余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和蓄意捣乱

的分子，想重温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看家本事，起来“造反”，也有人从资产阶级垃圾堆里拣来几件破烂衣服穿戴起来，冒充时髦。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重申，我们在转向四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简称坚持四项原则。

世界上的事情也真奇怪。同样一件事情，却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

这四项原则，本来没有什么新东西。共产党所以产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领导人民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当然要坚持这四项原则。但是，在某些人的头脑里，却引起了另外的反应。他们以为，三中全会右倾了，这四项原则是纠偏的。

于是，怪事发生了。有的地方，在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几个月，一直拒不传达全会精神，而在听到“四个坚持”的时候，还没有弄清坚持什么，立刻组织传达。这真是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对中央的精神，是应该坚决贯彻，但是一冷一热，就不正常了。

同时，群众中也确实有人感到害怕，以为又要没收自留地，又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又要“反右倾”，又要实行“全面专政”了。

三中全会的方针路线是我们党确定的。四项基本

原则是我们党坚持的。党的三中全会正是坚持了四项原则，才结束了那条极左路线，才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四项原则和三中全会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有人却把它们对立起来。

这个事实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对于四项原则，有不同的理解。我们正在批判的极左路线，有人认为是符合四项原则的东西；我们正在贯彻的三中全会路线，有人认为是违反四项原则的东西。可见，同样叫做“四项原则”，却有这样大的出入。如果不划清它们的界限，那一套极左的东西就有可能鱼目混珠，有人就可以打着“坚持四项原则”的旗号，理直气壮地抵制三中全会的路线。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划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必须划清我们所要坚持的四项原则和极左路线以及其他错误思想的界限，准确地坚持四项原则，才能坚定不移地沿着三中全会的路线前进。

根据这种理解，我连续写了三篇“我们坚持什么……”。

按照原来的计划，还要写第四个原则，即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尤其应当划清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界限，因为他们那一套假马克思主义，严重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的声誉，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可惜我力不从心，

写了几次也没有写好。这个期间，所谓“信仰危机”问题，又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于是我写了《“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它没有正面回答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却从侧面接触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坚持假马克思主义，也不应该坚持自己的错误，而应该坚持能够正确回答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现实生活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发展，才能回答现实问题，指引我们前进。躺在现成的结论上，并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和实践保持最紧密的联系，就在于它能不断前进。它不但不被现实抛在后头，而且能够预见事变发展的前途。我们所要坚持的，就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要解决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两个凡是”的观点，并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坚持错误的东西。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就结束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党的思想建设最重要的里程碑。

三中全会还确定了少宣传个人的方针。这在我们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生活中又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党员和组织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是共产党的一个根本组织原则问题。党的“八大”批判了个人迷信。但是后来个人迷信越来越盛行，以致发展到是非完全颠倒的程度：反对个人迷信，成了修正主义；而大搞个人迷信，倒成了马克思主义。

由于个人迷信恶性发展，使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吃了极大的苦头。然而，粉碎“四人帮”之后，又继续搞了一段个人迷信。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就要继续吃它的苦头。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及时地作出决定：少宣传个人。少宣传个人就是不准搞个人迷信。一九八〇年，党中央又正式发出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指示，向党内外重申了这个方针。

为了宣传中央的指示，有必要分清长期以来被个人迷信搞乱了的一些原则是非。因此，我发表了《领袖和人民》这篇文章。这些是非，和我们坚持四项原则有直接关系。因为个人迷信是完全违反四项原则的。

以上就是编入本书的五篇文章的由来。当然，我的目的虽然是弄清是非，决不意味着我有能力弄清这些是非。

现在，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两年了。今天，我们在经济上要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在政治上要实现进一步的安定。这是为了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必须采取的方

针；同时，也只有在坚持三中全会路线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贯彻这个方针。因此，我们要继续宣传三中全会的路线，继续宣传四项原则。这几篇文章，是去年和前年写的，针对的是当时的思想动态，着重谈论的是某个方面的问题，再加上我个人的水平所限，疏漏肯定不少。好在拨乱反正，是大家的事。对于同一个问题，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各有特色的文章。在这里我想着重说明这样一点：

我们反对个人迷信，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尤其不否认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只不过是对这种作用给以唯物史观的解释，并且把他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罢了。

事实上，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集团，任何组织，总是要有领导的。这种领导，或是某个个人，或是一个集体；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或者是对抗的，或者是合作的；它的产生，或是经过民主选举，或是经过个人指定，或是经过暴力争夺，或是经过和平过渡，——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不管是什么样的领导，总之要有领导，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我们反对反动的历史人物，并不反对进步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赞成错误的领导，但是非常需要正确的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领导的正确和错误，对革命成败的影响是多么重大。使中国人民陷入十年

动乱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就和领导者的作用分不开。在这种问题上，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区别在于：我们不能把眼光停留在领导者的思想动机上，也不应当着重去追究个人责任，而是要分析产生这种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犯错误的各种条件，从而找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以便今后少犯错误，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们正是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之后，才对个人迷信痛加批判。不过我们批判个人迷信并不是为了取消领导，而是为了建立正确的领导，为了加强这种领导。要是有人以为我们批判个人迷信就是不要领导，就会容忍无政府主义，那就错了。这样想，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无知。

要把中国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需要非常坚强的正确领导，不单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尤其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核心，需要一些具有远见卓识、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因而得到人民衷心拥护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所组成的领袖集团。四化建设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要团结起来才能去搞四化。要团结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核心。这个核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只能是制定了三中全会的路线并且坚定不移地领导我们沿着这条路线前进的党中央。这就是历史作出的结论。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为的是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现在首先要弄清楚，我们应当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因为世界上有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

上个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时，欧洲就有好几种社会主义。然而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社会主义也没有减少。什么普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伯恩施坦主义、考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都自称社会主义。世界上还有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连法西斯主义都自称“国家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已经多到什么程度了。其实这些“社会主义”，都是按照它所代表的某个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的药方，有的是把小生产当作最高理想，有的想把封建庄园挂上一面“社会主义”招牌。有人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然而并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而是站在封建地主的立场。这种“社会主义”就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至于“国家社会主义”，那不过是披上

“社会主义”外套的垄断资本主义而已。

在所有冒牌的“社会主义”当中，我们最熟悉的，要算林彪、“四人帮”的“社会主义”了。

这种“社会主义”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们应当永远使用落后的工具，从事繁重的手工劳动。这才是革命的象征。不能发展生产，发展生产是所谓“唯生产力论”。不能搞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

第二，生产关系不需要适合生产力的水平，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因此，什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都是“资本主义尾巴”；什么集市贸易，纯粹是“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分配上要讲平均主义，不能承认差别，不能按劳分配。否则，就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第四，生活上要苦，不能搞物质福利。否则，就是对人民实行“小恩小惠，拉拢腐蚀”，这叫“福利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

第五，在政治上，要拼命地斗，局面越乱越好，要向“党内资产阶级”夺权。否则，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当然是“修正主义”。

第六，对文化、教育、科学、艺术，要实行“全面专政”。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是“资产阶

级自由化”，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

林彪、“四人帮”的“社会主义”，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特点，不过总的特点，是比一切社会主义更加“革命”的一种东西，是极左。这种“社会主义”还不光是说说而已，它在中国的土地上，风行了十年之久。实践的结果，是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弄得天下大乱，把国民经济破坏到快要崩溃的程度。中国人民已经非常深刻地领教了这种“社会主义”的什么优越性，因此，按照常情，推翻“四人帮”之后，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了。

然而事情却不那么简单。比方说，“四人帮”的路线到底是右还是“左”，就闹了好久也分不清楚。它是“左”得不能再“左”，还是右得不能再右？如果它右得不能再右，我们要拨乱反正，就必须比它更“左”。那不是更要糟糕吗？这个问题，只是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家才比较一致地认为，“四人帮”的路线是一条极左的路线。连一个起码的“左”和右，都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才弄清楚，可见要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不是一件容易事了。

为什么现在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思想有些乱呢？为什么有的青年对社会主义表示怀疑呢？根源就是林彪、“四人帮”多年所制造的大混乱。当前，有些人的

思想有些乱，并不是最近才产生的新问题，而是多年留下来的老问题。这种混乱本身就告诉我们，林彪和“四人帮”的流毒还很严重。至于有人怀疑，也要先分析一下，然后再对症下药。不要一听说有人怀疑社会主义，赶紧就去批判。因为单是“怀疑”本身不一定就是坏事。要看怀疑什么东西。对科学表示怀疑，当然不对。对迷信表示怀疑，却是一种进步。有人对社会主义表示怀疑，那是因为林彪、“四人帮”把社会主义歪曲得走了样子。对于那种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怀疑呢？

我们搞社会主义，已经快三十年了。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为了取得经验，必须付点“学费”，这是可以理解的。过去，我们并没有因为曾经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而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事实上，我们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曾经取得伟大成绩。即使在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人民也知道这不是社会主义的过错，而是工作中的问题。只要把错误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必定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这个信念是坚定的。

然而林彪、“四人帮”一得势，事情就乱了。差不多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被说成是“修正主义”，都变成了“资本主义复辟”。而他们那条极左的路线，

也就是把全国人民都弄到普遍贫穷的地步，才认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然，林彪和“四人帮”们，是不包括在这种“社会主义”之内的。他们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早已达到“共产主义”的境界，能够随心所欲，从国库里“各取所需”了。）

到底哪种社会主义是正确的呢？人民心里是有数的。不过“四人帮”还在台上的时候，有权就是有理，把假社会主义冒充真社会主义，只好由他说去。

问题是推翻“四人帮”之后，有人还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加以维护。谁要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上抛开这一套，就好象违背了某种神圣的原则似的。这就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社会上有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有些混乱的真正原因。可见，怀疑也好，混乱也好，根子都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

正是这种流毒，才使某些人的头脑严重僵化，继续用极左的眼光看问题，把我们党的正确政策和拨乱反正的措施看成“右倾”。也正是这种流毒，使某些人继续把普遍贫穷当作理想，这才使有的人在“四人帮”垮台之后，继续对社会主义发生怀疑，把富裕生活当成资本主义，因而又使有的人向往西方文明，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至于有人失去民族自尊心，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特别不应当和思想解放联在一起。这